主编/张向红
编辑/于静
美编/姜楠
责校/李良

3月2日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去世，享年86岁。袁先生出身评书世家又博采众长，代表作既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泊梁山》等传统故事，也有《烈火金刚》、《林海雪原》这类新书，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安静和简单的年代里，千万人痴迷地守在收音机旁等待他的声音传来。

这几天，“袁阔成、刘兰芳、单田芳、田连元四人并称‘评书四大家’”的说法被广泛引用，这一提法是否准确有待商榷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的名字都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。

爱上袁阔成需要多久

◎李舒

听说了袁阔成先生去世的噩耗，第一时间想起了他。

他住在外婆家的小巷里弄里最深处，灶披间改成的小屋子，黑咕隆咚的，我从没进去过。他总坐在门口，很小很小的藤竹背椅坐着，旁边一个黑色小方凳、一个无线电收音机，一个“劳动最光荣”字样的搪瓷水缸，总是冒着热气，可以闻见是茉莉花的香味。我问他：“是不是茉莉花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这是高末儿。”

二十年之后，我来到北京——他的家乡，才知道了“高末儿”是茉莉花茶的碎渣。他的嘴里总是有这些不属于江南地区的词汇，一如他的国字脸，五官分明而硬朗，一看便是外乡人。

我和他的对话，永远都在他家门口，他坐着，我站着，我俩差不多高。我喜欢和他说话，因为他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除了会说“高末儿”，他的收音机里，听的东西和别人也不太一样。

我那时随我外婆，只听吴君玉的苏州评话。吴侬软语说起水浒里的刀光剑影，凭空多了好几份俏皮，听起来不那么恐怖，比如孙二娘说武松是“奈只杀千刀，杀之千千刀”，我默默学了好多遍。后来看电视书场，我也迷吴君玉，扇子一展是武松的大刀，一刺是林冲的长枪，竖在身前便是花荣的硬弓，干瘦老头变个武林高手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他不听吴君玉，他的收音机里，放的是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我初次听，有些不屑，普通话的。故事倒是娓娓道来，可那叙事简直冷静，没有听评话时那么多“哒哒突突”的象声词，杀杀打打的场面真少，没有樊梨花、薛仁贵阵前招亲，也没有展昭大战白玉堂，一点不华丽，一点不紧张，一点不过瘾。

“没劲。”

“袁阔成还没劲？你不懂。”

我真生气，我八岁就听吴君玉，你还说我不懂？“我怎么不懂啦？”

“那我们打赌，你再听五分钟，准保觉得好听。”

带着三分赌气，便定住了接着听，他坐着，我站着，中午的太阳晒着，两个人都不动。慢慢就入迷了，蒋干到江东，周瑜请他喝酒，存心把他灌醉。三国书里只说周瑜“佯装大醉”，袁先生却说，周瑜安排了一把转心壶（就是《甄嬛传》里甄嬛和果亲王腻腻歪歪的那把），这边一按，蒋干喝的是酒；那边一按，周都督喝的——“跟现在的麦乳精差不多”。

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”我想起外婆柜子里的麦乳精，大笑。

“好听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后来听到诸葛亮骗老实人鲁肃，“鲁肃回来，跟周瑜这么一说。周瑜一听，嗨，子敬，你上当啦。又中了诸葛村夫的诡计！”我老想起他和我打的这个赌，这个赌，让我“中了他的诡计”，渐渐爱上了袁先生的评书。袁阔成说书，讲究节奏，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他的声音辨识度没有单田芳那么高，却是温软如玉的，好像给耳朵加了层保护膜，滤掉杂质，入耳听着舒畅，如同泡了一个舒爽的澡。阴谋阳谋沙场征讨的故事，虽然不如七侠五义快活江湖那么讨少年人的喜欢，但听着听着，自己也似乎穿越进那个时代，古道西风瘦马，残阳如血，照古战场，白袍白马，七进七出，帅，就一个字。

不记得多少次，大太阳下，一大一小，一坐一立，都听得入迷。他好为人师，在关键处点评，说赵云去世，袁先生忽然一停顿，一声叹息：“哎！”他说：“你看，这句叹，脆生干净，有杨小楼的感觉。”

他说，袁阔成的《三国》最好，好在不瞎改造，和原著八九不离十：“评书艺人，吃的是开口饭，为了多卖两回，总是容易瞎编。你看单田芳说《白眉大侠》，前面双枪大将武万丰被徐良宰了，后面又出来帮助徐良，这就是前面绕了太多弯，说着说着说忘了。”他又说，袁阔成也有不灵的时候，说《暴风骤雨》的评书，“郭全海到底能不能把这批化肥运到村里呢？咱们下回再说！”结果到下回，一个人都没来接着听了。

后来又听了袁先生的《水泊梁山》，讲矮脚虎王英娶一丈青扈三娘，一点原著中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的猥琐气都没有，完全是一个有点矮的英雄和一个比较高的美女之间的爱情故事。我问他：“扈三娘怎么会喜欢王英呢？”“看顺眼了，怎么都喜欢。”“怎么才能顺眼？”“就和你听袁阔成一样，一开始不耐烦的，只等五分钟，看着看着就顺眼了。”

有一天，他忽然搬家了。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小屋子仍旧黑咕隆咚的，门前的藤椅黑凳大茶缸子却不见了。我第一次听人说他的故事，大学毕业，为了爱情来到爱人的家乡，以教书为生。“文革”中，两人遭批斗，妻子被红卫兵活活打死，他也落下残疾——这是他一直坐着的原因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在北京的家人曾经来信催促他回去，他说：“我走了，她会找不到我。”

可是为什么又搬走了？因为太伤心？因为放下了？谁也不知道。就好像我至今不知道，如何站在那里听袁阔成，听了五分钟，就抛弃了迷恋好多年的吴君玉，完全投入了袁阔成评书世界的怀抱。

新浪官方微博：@北青文艺评论
微信公众账号：北青艺评
邮箱：bqwypl@ynet.com

评书作为大众艺术的时代一去不返了

◎辛酉生

袁先生去世，各大门户网站首页都推了消息，题目大都是“四大名家少一位”；各报也都登了新闻，题目依旧是“四大名家少一位”这类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怎么就出来个四大评书名家，谁给封的？大概写这个的记者都不听评书，就知道这四位。

在我看刘、单、田三位都有可取之处，但和袁先生不是一个量级。他们的作品不太有勾起再听一遍的兴趣。曲艺作品好不好，演员够不够水平，我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能来回来去地听。袁先生的评书可以来回来去听。

《烈火金刚》、《暴风骤雨》这样的作品，如果看小说，因为有太明显的时代烙印，早失去了感动我们的能力，而袁先生用他独特的语言艺术，让一个不怎么高明的故事在几十年后仍能为人接受，并反复玩味。其他脆快如《水泊梁山》、稳健如《三国演义》、潇洒如《林海雪原》，这些大异其趣的作品，都共同地可以让人反复玩味，这是袁先生最高明的地方。在我的脑中，有这样本事的评书演员，一位是袁阔成、一位是李鑫荃。

说到李鑫荃，除了爱听书的没多少人知道。当年这位可是北京评书的一员大将。我小时候还有幸听过他在北京台录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其中华容道关羽放曹一段，诸葛亮明知关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派他镇守华容道？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是不好理解的。李鑫荃先生给了一个还算合理的解释，不仅是关羽要放曹，诸葛亮也要放曹，目的是防止曹操死去孙权做大，打破势力均衡。当年的我服了。可惜这部书只播了一遍，再也听不到了。

为什么现在的记者不说李鑫荃是评书四位名家之一？其实评书的名家多了，天津的刘立福的《聊斋》、姜存瑞的《三国》，活跃在小书馆的金文声，都是好手。一位网友的博客说：“除去营口的袁阔成，本溪的田连元，鞍山的单田芳、刘兰芳之外，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陈青远、陈丽君、陈丽洁、李鹤谦、石连君、石印红、黄佩珠、白佩玉、聂田盛、刘林仙、张香兰、张香君、张香玉、刘彩芹、张贺芳等等，辽宁可称说书界的耶路撒冷。”

这些人都没挤入四大名家，不是说得不好，是人们对评书的认识少了，评书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。这主要是由评书自身表演方式决定的。评书几乎不可能成为综艺节目的组成部分。春晚拿出三十分钟，找个说评书的来一段，不可能。一部评书，半小时一回，总要一百回，能听下来的是真爱，要让他成为大众选择是不现实的。而所谓评书四大家为人所熟知，更多是源于曾经文化活动的贫乏，除了听评书，就是看《渴望》，这四位恰好在电台、电视台录的书多。

自然也会有人说这是不重视传统艺术的结果，传统艺术衰微了。以一个还在听书的人的角度看，评书这几年还行，北京还有好几家书馆，能让我们坐下来听王玥波们谈古论今，电台也在持续播放。虽然没有相声的虚火，也远比许多其他传统艺术兴旺，一帮舍得每周花工夫的听众，加上爱这行的说书先生。这种发展是符合评书自身规律的，所以也可以释然。记者们“四大名家”的言论虽然毫无道理，但是没有义务让公众对这么小的一个行业有深入了解，能知道四位不错了。

那么振兴评书是否必要？必要。即使从整理国故的角度，为留存生活史资料也是必要的。这个过程中要靠从业者和文化管理者多做一些基础工作，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资料的保留和公开。

袁先生去世后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了条微博说袁先生和电台的缘分。提到袁先生在央广录了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灵泉洞》、《吕梁英雄传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不下几十部评书。这些书现在有一部分听不到。此前也有网友说袁先生的某部书，当年电台播放过，现在再也找不到了。我想重听的李鑫荃先生的《三国》也如此。不是这些资料没了，而是它们静静地躺在各家电台的库房里。

据说曾经某评书名家的后人要出版其父某部书，该书当年由某台录制，某台是版权所有者。这位后人去某台接洽，台里说出可以出，但要支付大价买版权，此事遂作罢。国有资产不能轻易买卖，理解，能不能安排播呢，也不能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这么专业的台，在晚上反复播没人看的连续剧，一播好几集，也不愿意把电视台库房里存的评书拿来播一下，好歹评书和戏曲关系近得多。再这样放下去，这些资料结局恐怕就是磁带消磁，最终成为废品。

评书和其他曲艺资料，如何让它们从各家电台、电视台的库房中走出来，在放坏之前数字化，以某种合理的方式集中保存，以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供爱好者和研究者使用，是谈振兴的前提。起码要让爱好的人有的听、有的看。只有有了坚定的拥趸做基座，才谈得上向公众推广。而可惜的是，至今没有看到哪家单位做这项工作。

如果袁先生去世后，有关部门、单位系统整理袁先生的作品，出版公开，这算是对袁先生最好的纪念吧。

袁阔成刷新了评书的智商和情商

◎李星文

“帅卖怪坏”是对相声演员表演风格的总结，也有人用这四个字套用在评书表演上：帅卖怪坏，刘兰芳、袁阔成、单田芳和田连元四先生各占一字。我理解，这里的“卖”指的是学问大，掉书袋，信息丰富，引人入胜。袁先生最有名的作品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小说用浅近文言写成，说“浅近”是按当时的水平，对今天大众基本就是天书。袁先生一段文言，一段白话，详加解释，然后中间屡屡插入点评和笑话，令人听着不累，每每会心。

当然，“卖”是绝活儿。其实他也“帅”，高亢中略带沙哑的嗓音辨识度很高，吐字又清晰，虽然相逢总在收音机里，但剧场效果料也不差。他也“坏”，嘲笑起吕布的狼性、曹操的诡诈、刘备的摔孩子，满是揶揄，嘴挺损。他在《水泊梁山》里描绘高俅的长相，说他是“集历代奸臣之貌：赵高的脑袋，董卓的眉毛，王莽的耳朵，费仲的鼻子，尤浑的眼，曹操的脸，庞文的嘴，就胡子还不错，跟张士贵差不多……”一个人长成这样，还能要吗？历代奸臣脸上的零件什么样，谁又知道？反正他一描述，就是好玩儿。

袁先生的“三国”不是照本宣科，是今人视角，带着深厚的人生阅历和历史洞见加以呈现。比如说，诸葛亮在原著里多智近妖，到袁先生嘴里，这位孔明先生有很多小算计和恶作剧，尤其跟鲁肃相映成趣，一下子神性减退，人味儿大增。再比如二君侯关云长，袁阔成在他身上倾注了极深的感情，是照着《水浒传》里武松的规格来描绘的，天神般的人物，可是他也不忘调侃关羽的刚愎、骄狂。他具有天赋的遣词造句的能力，口语叙事中散发着韵律之美，还以他描述高俅的德性为例，说宋徽宗年间义军四起，高俅的原则是“爱哪儿反哪儿反，我全不管，京城一待最保险”。信手拈来，活灵活现。

评书原为市民艺术，后成茶馆娱乐，最后才是剧场艺术、电视宠儿，袁阔成身上有种刘、单、田等评书大家不具备的文化透彻感，你会觉得，他是唯一可以进大学、上讲坛的人。我这么说不是刻意抬袁先生，而是他的作品具备了传统评书的绘声绘色，也在虚构艺术中营造了写实意味，他还拓展了评书的表达疆界。评书多为帝王将相的演义故事，叙事有套路，人物有脸谱，带着明显的草根色彩，具有无限复制的可能。比如牛皋、胡大海、程咬金的性格、长相、经历就极其相似，比如庞文、潘仁美、张邦昌干的也是相似的勾当，但最好的艺人能在大致相同的框架内玩出个性，像陈荫荣的《兴唐传》，真的是满纸民间智慧。而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既叙述故事，也输出权谋，激情有时，嬉笑有时，有传奇之瑰丽，有评传之深邃，是袍带书中的头把交椅。

《水泊梁山》则另是一路，把评书往武侠小说的方向带了一大步。这部书从紫金八宝夜光壶被盗开始，引出生铁佛盗壶觐见，开封府误捉玉麒麟卢俊义……故事与原著完全不同，也脱出了评书的套路化叙事，情节走向每每出人意料，人物性格在原著的暗场处疯狂滋长，生气凛凛。对武打的描写超越了评书的三板斧，一个“倒踢紫金冠”引出两段故事，在打斗过程中融入了更多心理活动，趣味性直逼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小说。可以说，《水泊梁山》将评书的智商、情商刷新，进入优质传奇文学的行列。

对于我来说，评书与记忆中的少年时光不可分拆，与已然过世的外公和爷爷连成一体。外公是乡里的业余说书先生，一部《隋唐演义》滚瓜烂熟。爷爷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深度痴迷者，电视和收音机于他的意义，一是天气预报，二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白眉大侠》。在二位老人的影响下，也托那时评书热的福，我的文学启蒙是在几位大家的抑扬顿挫中完成的。用现在的话说，“三观”也是在听书中锤炼成型的，对英雄情怀的追慕，对善恶正邪的执著，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，不可撤销，不可更易。

袁先生驾鹤西去，评书这门艺术也因新兴娱乐方式分流而渐渐小众化，成为部分思古者缅怀过往的用具，再不具备颠倒众生的魔力。但没关系，曾经是耀眼的星宿，便会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。